



【人生随想】

平安报与故人知

□肖复兴

家对门一楼的小院里，种着两株杏树，今年春天开花比往年早一个多星期，根本不管疫情肆虐全球，烂烂漫漫，满枝满桠，开得没心没肺。这家主人每年春节前都会挈妇将雏回老家过年，破五后回来。今年破五了，元宵节过了，春分都过了，清明也过了，端午也过了，他们一直都没回家。闭门宅家，一天天看着对门的杏花从盛开到凋零，到绿叶满枝，心里期待着这家人一切安好。其实，也是对所有人的期待。我的孩子在遥远的国外，很多朋友在外地，怎么能不期待呢？

无事可做，翻书乱读，消磨时日，忽然发现我国古诗词中写到平安的诗句非常多。这或许是因为心有所想才会句有所读吧。不过，确实俯拾皆是，可见平安是从古至今人们心心相通的期待与祈愿。如果做大数据的统计，猜想“平安”会是诗词中出现非常多的词，可以和“山河”“明月”“风雨”“鱼雁”“香草”“美人”这些表达中国独有意象的词汇相匹配。

“种竹今逾万个，风枝静，日报平安。”这是宋代一位叫葛立方的词人写的一阙并不知名的小令，但“竹报平安”是我国尽人皆知的象征。这句词写的是平常日子里的景象，其中一个“静”字，道出平和居家日子的闲适。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里读，我会随手就翻过去，不会仔细看，觉得写得太水，大白话，没什么味道。如今读来，却让我向往，更让我感叹。宅在家中的日子里，屋里屋外同样也是一个“静”字了得，心里却风雨交加，会让“静”字倾翻，对平安的期盼涌上心头。

“身投河朔饮君酒，家在茂陵平安否。”这是唐代王维的望乡之诗，远在他乡，喝着别人的酒，惦记着家人的平安，酒中该是何等滋味？

“自别萧郎锦帐寒，风楼日日望平安。”这是宋代陈允平的怀远之诗，写闺中情思。“从今日望平安书，我欲灯前手亲拆。”这是放翁的诗，一样的怀人念远，对朋友的牵挂，对平安书信的渴望。他们都强调了对平安日日的渴望与期盼。如果仅仅是和平时期日日时光的阻隔，便只是日常的情谊缠绵，甚至是儿女情长；如果是灾难的阻隔，那么平安的分量便会沉重无比。“尺书里，但平安二字，多少深长。”同样是平安书信，同样是宋代的词人，刘克庄的这句词，多少道出了这样的分量。

我所能读到的关于平安的古典诗词中，最让我感动并难忘的，是岑参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是小时候就读过的诗句，那种在战争或离乱之中偶遇故人，无纸无笔，急迫匆忙之中让人传个话给家人报个平安的情景，什么时候想起，都让人心动。比起同属于唐代诗人的张籍的诗句“巡边使客行应早，欲问平安无使来”，要好；比起元代顾德润的“归去难，修一缄回两字报平安”，要好不知多少。

张、顾、岑三位，同样是归去难，一个只是守株待兔般空等使者

的到来，好传递平安家书；一个是已经写好哪怕只有两个字的平安书信；一个是偶然与归家的故人相逢，请求转达平安的口信。一个是让平安如同栖息枝头的鸟；一个则是让鸟迫不及待地放飞家中；一个是根本没有鸟，只是心意凭空传递，如同风看不见，却让风吹拂在你的脸庞和心间。平安，让相隔的关山万重显得多么沉重。岑参的好，是因为哪怕只得到平安的口信，也可以抚慰我们的内心，它会比接到真正的平安书信更让我们感动并充满想象。平安，在虚实之间，在距离之间，变得那样绵长，是我们心底的一种期盼和祈愿。

同在望乡或怀远之中渴望平安消息一样，有关得到平安消息和终于平安归家的诗词，也有很多。“平安消息好，看到岭头梅”，这是文天祥的诗句；“旧赏园林，喜无风雨，春鸟报平安”，这是周邦彦的词；“难忘使君后日，便一花一草报平安”，这是辛弃疾的词。无论是得到平安消息，还是平安归来，他们都是将平安与“梅”“春鸟”“一花一草”那些美好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平安是最美好的一种意象、一种无价的向往。因为平安是和无价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财富与权势都无法与之相比。“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也抵不上“一花一草报平安”。

关于平安的近代诗词中，我最喜欢的是鲁迅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两首绝句。

“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这是鲁迅先生1932年送给归国的日本友人的诗句。这一年，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上海，战争烽火中，人身的安危同那随海浪颠簸动荡的归棹一样令人担忧，这使得心中的祈愿是那样的一言难尽，意味深长。

“多少柔条摇落后，平安报与故人知。”这是陈寅恪1957年写给妻子的诗句。这一年，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校园里，印度象鼻竹结实大如梨，妻子为竹作画，此为陈题画诗中的一联。其中“柔条”和粗壮的象鼻竹毫不相称的对比，会让我们看到劫后余生的平安，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让人们格外喟叹与珍重。陈寅恪为妻子写了两首题画诗，另一首尾联写道：“留得春风应有意，莫教绿鬓负年时。”说的正是这珍重之意。可以说，珍重，是平安之后的延长线。平安，便有了失而复得之意，也有了得而再失的警醒。

人生沉浮，世事跌宕，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与生活境遇下，无论在什么样的动荡与变化中，哪怕我们早已经从农耕时代飞跃进电子时代，从古到今，平安都是为世界所共情共生的一种期盼与祈愿，万古不变。

我一直隐隐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前些天的一个晚上，家对门一楼的房间里亮起了灯，橘黄色的灯光明亮地洒满他们家的阳台。主人终于平安地回家了。尽管错过了今年小院里杏花如雪盛开、果实坠枝，那两株杏树绿荫如盖，也算是替他们守在家中，“一花一草报平安”了。

【文化杂谈】

码字匠们的『比傻』之路



□冯磊

2008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网络文学的前途与使命》。那篇短文最初贴在天涯社区的博客上，再后来发在《文学报》上。为此，有人曾到我的博客上去理论。我没有回应。再后来，我的天涯博客也主动关了。所谓文学与写作，与我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去年，参加一次会议，其间与一名网络作家同住一个房间。之后我了解到，网络上的那些小说(或者说故事)，比如说《山村×医》《山村××傻子》一类的网文已经成为文坛新宠。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时代，终于不再遮遮掩掩，让所谓“下里巴人”(真正的下里巴人似乎也不是这个样子)登上舞台的中心了。

那些故事的主角，无一例外是被现实压抑的男性：乡村里的傻子碰到艳遇，凭借一滴神奇的药水种菜，摇身一变成暴发户；人人鄙视的入赘女婿转身就是亿万富翁且主宰世界。这些在现实中奋力挣扎的男性公民，在网络故事中找到了报复的快感。这些故事的作者，很多人功成名就。在潮水一样的读者的簇拥下，网络小说的写作就像钞票印刷机印钱一样被时代开启。

没有比现实更狗血的东西。20年前的小说家，绝对不会想到随便哪个人搞点故事套路就可以名利双收。但是，这个时代做到了。十几年前，当新浪网的侯小强出任盛大文学总裁，开始收购系列文学网站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文学会走到这个样子。

20年前，影响最大的文学网站当数榕树下。当年，榕树下的操作模式很简单，就是一个把文学作品搬上网络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讲，榕树下和当年的橄榄树、灵石岛、诗生活并没有多少区别。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2005年前后，BBS写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博客元年正式开始)。仿佛一夜之间，起点中文网就崛起了。这背后蕴藏着的巨大商机，隐藏着复杂的人性元素，非极端聪明的人不会开发和利用。

再后来，我们办公室的年轻人晚上通宵阅读这种“傻文”(我们曾经人人都看不起的比傻文字)，第二天早上红着眼睛来上班。再后来，网上到处都是这种“傻故事”。傻女婿摇身一变，美女总裁以身相许；乡村小神医神通广大，权力美色金钱赢家通吃；一张小小的民间药方，让外国的雇佣兵首领磕头称臣……之后，各种报复手段，残忍细节纷至沓来，让人大呼“过瘾”。

然后，有人发财了，有人在文化领域找到了座次和存在感，还有人当文化明星了，还有人因为更新网文把自己累死在网吧。更多的人被手机屏的蓝光刺伤了眼睛，整日里恹恹欲睡。

如果这些文字可以称得上文学的话，我觉得这是文学的悲哀。如果说这些东西谈不上什么文学性，仅仅是赤裸裸的文字书写的话，我觉得那也是文字的悲哀。上苍造就万物，自有其深意在。当初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为了沟通，人类饱受磨难。为了薪火相传的那点事业，无数先驱点灯熬油、夙夜苦读，还有人为了传播真理被架上火堆。结果，人类开化了，文明程度提升了，无数的人掌握了知识的获取技巧，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然后……大家开始读那种让人变傻、变痴的电子书。娱乐，淹没了一切。

乡村的小神医没有傻，但是作为读者的你智商下降了。文学走上比傻的道路，与我们网民的状态有关。装疯卖傻，或者互相攀比，秀出智商下限，是最鲜明的特色。

当初在网络泡吧的，多是一些文化人。这批人一般受过正规的教育，即使不敢说是正规的高等教育，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还是有的。再后来，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上网，网络上的声音日益杂乱。文化精英在网上被迅速边缘化，商业过度侵蚀了文学的肌体，网络语言暴力层出不穷。后来的后来，网络比现实更现实，现实俨然比网络更虚拟。

作为一个写字匠，我曾一遍遍问自己：20年来，为什么对网络文学一天比一天失望？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有的朋友成了亿万富翁，走的是影视路线。还有的人苦苦坚持，四处叫卖纯文学作品，好像也有收获，但多数沦为叫好不叫座的凋零客。

文学，在一个人人都必须盯着资本脸色看的时代，实在太不显眼了，终于碌碌无为而不自知。很多码字的人很快就赚到钱了。只是，这种写作的方式，距离很多人的初衷似乎很远。

你所理解的网络文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在《网络文学的前途与使命》一文里，我曾写道：“网络文学的使命，就是要在相对自由的空间里，凭借点击量和网络传播重新塑造一种新的文学……它应该能够让人回想到二十世纪最初的年月，中国文学在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进行选择的那段历程。”事实证明，这种愿望落空了。这种始于2000年甚至更早年代的浪漫畅想，最终被证明为一种书生式的臆想。